

妙法



佛教 · 文化 · 藝術



第158期 · 2024年11月

非賣品

修智大和尚談：關心與擔心

青楓：在人世間，有很多事情都會叫我們有所「擔心」，這份「擔心」當然是一份好意。可是，我們也往往忽略了一點，俗語所謂「擔心都沒用！」其實也是很有道理的，與其「無用」地擔心，倒不如多一點「關心」。

修智：對，雖然「擔心」類似「關心」，但畢竟兩者有很大不同，譬如我們與其「擔心」他餓肚子，倒不如行動起來，提供食物給對方，這實際的行動，就是「關心」。

青楓：是這樣，也令我想起一句話，那是說：「不要做說話的巨人，寧願做行動的矮子！」我們廣府人也有一句俗語：「講多無謂，行動就最實際。」

修智：所以，好些事情，我們與其「擔心」，倒不如實際地多一點「關心」。最常見

的例子，便是身體若有不適，與其擔心對方痛苦，不如直接地陪對方見醫生，或提供減輕病情的藥物。讓我們繼續說說「關心」與「擔心」這話題。到醫院探病吧，如果我們「苦埋口臉」地去探病人。病人會怎樣想呢？必然地聯想到我這個病一定是很嚴重了，否則探病者不會「苦埋口臉」。你說，這樣是不是反而會增加病人的心理負擔？

青楓：正是，雖然這種「苦埋口臉」也是真正的情感流露，但我們何不暫時「放下」而以一副平靜心境、平靜的表情去探望病人，這也是一份「關心」。

修智：如果我們用一種平靜的心態去探病人，還有一點用處，對方見你這樣平靜，則會覺得他的病情不太嚴重，所以探病者那樣平和。這對病者，不是也正好是一

多了一點熱鬧

香港提倡「夜繽紛」，作用是「搞活個市」。長期以來，廟街的夜市都是「夜繽紛」的一個特色，這次更加「首當其衝」地搞起來了。是否搞得好的，那真是見仁見智，我們看上去不外是多一點「五光十色」而已。還好，總算有點特色，是把東南亞國家地區一些地道小食增設起來，多了一點特色，——但仍然很具「香港特性」，那是「保守」兩字。



妙法寺

地址：香港新界屯門藍地青山公路18號
電話：24618567 網址：www.mfbm.hk



份安慰嗎？所以，用「關心」的態度去面對，而不處處顯露出所謂「擔心」，就有這點作用。純粹的擔心，往往是無補於事的。

青楓：讓我們對「關心」與「擔心」兩方面多一點探討。多年前我有一位朋友，她的夫婿「走」了，她丈夫及有一兩個子女不是佛教徒，而她自己是虔誠佛教徒。她先生臨終時選擇身後事用普通入殮出殯儀式，而不用任何宗教儀式。所以她對丈夫選擇身後事不用佛教儀式，很是懊惱。她問我意見。我首先向她聲明，我不是什麼導師，我只提出我個人的看法：他想用什麼儀式，便用什麼儀式好了。可能他在「關心」妳的健康，一把年紀啦，不想妳為此事操勞。如果他說「不用妳操心」，妳是不可能聽從的，所以他會有此選擇。妳仍然可以誦經念

佛號回向他往生淨土的。喻於在另一個世界裡，你打開兩道門，他喜歡進哪裡便哪裡，又或者他喜歡這裡坐坐、那裡坐坐亦無不可。我不知有沒有說錯，但這位朋友聽了之後，放下心頭的大石，心安理得地順其自然了。請問大和尚，你的看法又如何？

修智：道理是有的，我們面對的煩惱，往往就是多了兩個字，那是「自尋」煩惱。所以，有些事情，以擔心的態度，是無補於事。我們思考事情時，可以多用正面態度，而不是以負面態度。佛教裡有一句話很值得我們去思考，那是「平常心是道」，用平常心去面對一些事情，這些事情便容易得到解決。有一首偈語可作參考：春有百花秋有月，夏有涼風冬有雪，若無閒事掛心頭，便是人間好時節。



生活態度

對生活的態度，有人要求多姿多彩。

但怎樣才是「多姿多彩」呢？是一派熱鬧嗎？我想不少人的生活態度不是這樣，他們寧願平淡地、寧靜地生活，周圍環境給你一個舒適就好了。所以有不少市民，特別是年紀大的，他們喜歡的是簡約（不是簡陋）。你看，像本圖，能有一個小小園林，園中有一個亭讓你坐坐，不是已經很有意思嗎？這就是生活態度。

佛語(十三)

心法

《壇經》裡有一句——

「法則以心傳心，皆令自悟自解。自古佛佛惟傳本體，師師密付本心。」

此則話重點便在於「以心傳心」。這不僅是《壇經》裡一個重點說法，這是禪宗的基本用意。——「佛即是心，心即是佛」，這裡說的「即心即佛」，便是告訴我們：「求佛法，是向心裡求！亦即是我們心中本就有佛性。向外求嗎？求什麼呢？其實是求一個帶引你的「師父」而已，「師父」的真正角色，是帶引你入門而不是給你法。我想，如果我們清晰地認識到這一點，那麼在日常的佛法學習上便可以有一個明確的方向。——師父是「指路明燈」，他是那盞燈而不是那條路，——路在我們自己心中。

在佛經裡我們也常看到一個「指路」的故事，一些信眾祇是專注地看着法師的手指，而不是去真正地看法師手指的作用——這原是法師用手指着一個方向時，他是指路而本身「不是路」。所以說，法師是「指路明燈」。

不放逸

——「如是一切善法，一切皆不放逸為根本！」

當我們看到《雜阿含經》裡「不放逸」這三個字，可能在心裡也「突」了一下，「放逸」不好嗎？為甚麼「不放逸」呢？而且更說到這是「根本」，則何等重要也！

我看，還是先為「放逸」兩字作個「定位」這才能把問題弄清楚。這裡說的「放逸」，是指不好好約束，隨便隨意地任意而為，可不是「逸」字的另一個解法，另一個解法是指不太拘謹，放鬆自己，像「輕逸」，甚至我們在畫類上更有「逸品」兩字，如果你的畫作被視為「逸品」，那就真不簡單了。

——「不放逸」便是指不放縱，不胡作妄為。從這角度看，則的而且確很重要，那是一個「根本的重要」。

「食不飽」

「世人終日口念般若，不識自性般若，猶如說食不飽！」

《壇經》裡這句話，因於是一千年前的文字結構，在今天讀來可能有點誤會。誤會在哪呢？——在最後一句「猶如說食不飽」，很容易便理解為：「好似講食唔飽」。其實，這句話意思是說：「我們得個講字，這是不能飽肚子的。」

世間上有不少日日去誦經念佛，祇是在口中念呀念的，不明白佛性，佛的智慧不是本來就是在我們自己心中嗎？不好好地從自心去理解，那就等於「得個講字」。

我看很多人都明白這個意思的，問題是有沒有認真的去做而已。

十惡八邪

「今勸善知識，先除十惡，即行十萬；後除八邪，乃過八千。念念見性，常行平直，到如彈指，便睹彌陀。」

《壇經》這則話語，很簡單的，是向我們指出：要想早日達到「極樂世界」，好快好簡單的，祇要做好除十惡八邪便行。

十惡——殺生、偷盜、邪淫、妄語、兩舌、慳貪、嗔恚、邪見。

八邪——邪見、邪思惟、邪語、邪業、邪命、邪方便、邪念、邪定。

這「十惡八邪」，其實就是我們人生中最大最大的障礙，如果能夠完全做到，那真是最完美不過了。儘管如此，但既然是大好事，我們為什麼不去做呢？有一句坊間語是很好的，那句話是說：「做得幾多得幾多！」

（有些人說：「既然做不來，那就放棄好了！」這完全是違背「做得幾多得幾多」這宗旨，不見得好吧！）



人生佛教

· 金星法師講於澳洲中華佛學研究社 ·

· 廖常惺記錄 ·

(原刊於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一日《內明》第九十二期)

諸位法師，吳社長，諸位居士：

今晚講的題目是「人生佛教」。有人以為佛教不是為生的，而是為死的宗教，即專為超度亡靈往生西方極樂世界。其實這是完全錯誤。雖然佛法是著重在出世間法，但仍以世間法為基礎，所謂世間法，是教人改善日常生活與行為，使之合理化、道德化，以及如何和樂社會及福祉，從而導引人人共發菩提心，行菩薩道，共登彼岸。太虛大師言：「仰止唯佛陀，完成在人格，人成即佛成，是名真現實。」這是至理名言！

我們要研究教主偉大的人格及智慧，首先要瞭解當時社會背景，方知佛陀的思想、智慧之偉大。佛陀成道後；有四大主張：(一)平等，(二)自由，(三)和平，(四)慈悲。

(一)平等 佛陀降生時，印度有四大階級：婆羅門，即淨行者，如傳教士；刹帝利，即王族；吠舍，即商賈；首陀羅，即農民，奴隸等。當日首陀羅被人瞧不起，過着不平等的生活。為改良他們的生活，打破階級的歧視，種族的隔離，貧富的憎恨，於是佛陀倡導四姓平等，種族平等及事業平等。今試舉第二例：首陀羅如有不服從命令者，其他階級，如婆羅門或刹帝利，都有權處以刑罰——以融熱的臘燭貫耳，此其一。如說話犯錯誤，其刑罰方法——以熱鐵放入首

陀羅口中，此其二。所有刑罰，都是慘無人道。世尊為貫徹其主張，放棄了太子的尊嚴，出家修道，以身作則，過着平民的生活。實行「上與帝王同座，下與乞丐同行」，無貴無賤。由此可知世尊具偉大的人格及智慧。

經過六年修行，終於夜睹明星，豁然大悟：「奇哉！奇哉！大地眾生，皆有如來智慧德性，但以妄想執着，不能證得。」這充分說明人人本具「佛性」，依教修行，人人皆能成佛。經云：「心佛眾生，三無差別。」所謂無差者，是指人人本具「佛性」。是「在凡不減，在聖不增，悟之成佛，迷之為眾生。」世尊雖已成無上正等覺，但仍過着托鉢為生，無階級、無種姓、無貧富，大地眾生，一律平等。所以和合僧團中，有許多婆羅門、貴族，當時低賤如屠夫、漁夫、強盜等等都投入世尊座下，成為佛教徒。由此可知，只要是佛教徒，任何階級、種姓，職業的劃分便不再有任何意義。這種無方普應的平等精神是佛教的特色。

(二)自由 佛教講因果，人與一切眾生，其思想行為，不論正報與依報，終超不出佛說的因果法則，其理由為因為可以任由選擇，但果則不能自由選擇，因此說因果即自由。應知道人生受報，應從因果法則去分析及了解，方能充分具體

說明自由的意義。如要分析因果報應相互關係，必須廣明過去、現在及未來三世因果，所謂三世因果者，即前生所作的善因惡因，現生的善果惡果；現生的善因惡因，又成為來生的善果惡果，互為因果之理，不可不知。

現略述因果法則。十法界分四聖六凡，六凡為天、人、阿修羅、餓鬼、地獄及畜生；四聖為聲聞、緣覺、菩薩及佛。六凡中又分三善道及三惡道。三善道及三惡道各分上中下三品。三善道即天、人及阿修羅；三惡道即餓鬼，畜生及地獄。在三善道中，修十善者，屬上品上生者生天道；修中品者為中品上生人道；修下品下生者阿修羅道。在三惡道中，上品十惡者下地獄；中品十善者生餓鬼道。下品十惡者畜生道、以上所述三惡道，概要言之，皆由貪瞋癡三毒為因，貪心重者為生餓鬼道之因，瞋心重者為下地獄之因，癡心重者為生畜生之因。總之，六凡四聖皆循因果法則而生。

在四聖中，修八正道者成阿羅漢，又稱聲聞；修十二因緣者成緣覺，即辟支佛；修六度萬行者成為菩薩。聲聞及緣覺屬於自覺——自利。菩薩屬於覺他——利他。自覺覺他，覺行圓滿而名佛。

綜觀六凡四聖，皆由人心所造。經云：「若人欲了知，三世一切佛。應觀法界性。一切唯心

造」。由此可知世間一切事物，無非唯心所造。應知道：果由心生，即無因不成果是也。上面已說過，因可由我們自選，自由製造，換言之，欲成佛或菩薩，可任由自己選擇。但果則不能自己選擇。何故因果不能選擇？俗語說得好，種豆得豆，種瓜得瓜，決不能種豆生瓜，或種瓜生豆。佛教與其他神教不同者在此。佛教教義是自作自受，即沒有人主宰刑罰，果報到達時，無人可以代替。這說明一念之心，非常重要。

金剛經云：「是法平等，無有高下，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梵文，義譯為無上正等正覺。阿耨多羅，義譯無上，三者正也，藐者等也，菩提覺也。阿羅漢屬於自覺，菩薩屬於覺他，上面已說明過。雖然菩薩是覺他，平等視一切眾生，悲願度一切眾生。但倘覺行尚未臻圓滿，未能稱為無上，佛的境界是自覺覺他覺行圓滿，所以稱為無上，亦即是再沒有比他高的境界，此釋佛的名稱竟。

(三)和 平 所謂和平，是針對殺生而言。殺生為戰爭之因，戰爭為殺生之果，這是因果法則。因此佛教主張不殺生，不但如此，還主張放生。五戒第一條為不殺生，為眾所週知。為徹底不殺生，佛教徒主張吃素，避免間接殺生。雖然受戒的人自己不殺，但屠夫要殺生以供市需。苟大家一致吃素，屠夫就不用殺生。偈云：「欲

美感

看花，有人喜歡萬紫千紅；有人喜歡單獨地面對一叢或者一株的。你說各有所好，未嘗不可，如果你說這是各有各的可觀之處，我以為「更是」。

在一個屋邨平台上，看到這叢在陽光映照下顯得格外鮮豔的花朵，加上它經過修飾，還有旁邊一座燈在相伴着，那份情意真有意思，所謂美感，就是這樣吧！



知世上刀兵劫，請聽屠門夜半聲。」佛教主張和平，不吃肉，就是這個道理。

(四)慈 悲 慈，予以快樂，悲，拔其苦也，一個家庭，子女孝順，父母愉快，此家庭之慈悲；國泰民安，人民不為非作歹，此國家之慈悲；維護世界和平，福利人群，此世界之慈悲。佛陀倡言無緣之慈，同體之悲，救濟三界六道一切眾生，共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，這是佛陀的大慈大悲。所謂大者，使一切眾生脫離三界六道，解除一切痛苦，這是大悲；進入無餘涅槃，得到永恆快樂。是謂大慈。大慈大悲的意義在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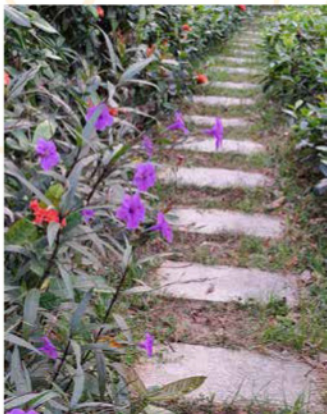
關於修持方面，雖然中國佛教分為十宗。小乘分二宗，即俱舍宗及成實宗；大乘分八宗，即華嚴宗、淨土宗、三論宗、唯識宗、律宗、禪宗、密宗及天台宗。雖然各宗修持方法不同，但目的一致——清淨涅槃，所謂殊途同歸是也。不論什麼宗派，最基本最重要是除去六種根本煩惱。六種根本煩惱為六度輪迴之主要原因。學佛之人如能除去六道之因，就會獲得清淨涅槃之果。禪定二字，其義為外離一切相謂之「禪」，內心不亂謂之「定」。禪定之作用，在除去根本煩惱，使內心安定。所謂外離一切相，即六塵不染；內心不亂，即六根清淨，如能六塵不染，六根清淨，那就沒有煩惱。煩惱不起，內心就不亂，這是坐禪主要原理。

淨土宗念佛法門，是都攝六根，淨念相續，以期一心念佛，念到一心不亂，苟如能念至一心不亂，自心便清淨，心淨就是佛。有人以為念佛法門甚易，其實說易不易，說難不難，但念到一心不亂，那就不易。淨土二字，土喻心，淨是心清，念自心清淨之法門也。

金剛經云：「過去心不可得，現在心不可得，未來心不可得。」何謂心不可得？因為心為煩惱所蔽，自性不顯故也。念佛要念至念而無念，無念而念，實相念佛。至此境界，心便清淨，以上略說二宗修持方法。其實，無論甚麼宗，其主旨無非除煩惱。煩惱能除，心自清淨。佛陀說法四十五年，一言以蔽之，為解除眾生共患之心病——煩惱。總而言之，各宗各有其好處，皆能了脫生死，因眾生根器不同，修持方法，就應選擇其適合自己的根器。雖然修持不同，但是殊途同歸——成佛。敬祝諸位福慧雙修。

一九七九年七月廿八日晚，本社為追悼圓寂比丘章菴法師往生首七之期，舉行往生普佛法會。適金星寂晃兩法師駐錫本社，於法會圓滿後，恭請金星老師開示，謹紀錄如上文。

廖常惺識



小路徑

曾到過廬山，看到一條「花徑」。這名稱還是千年前詩人白居易命名的。

花徑的幽靜很有意思。我們在都市裡行走，有時候偶然地見到一些小路。——這是小徑了，一塊塊石，排列得很好，不是「木無表情」地整整齊齊的排列，而是充滿一份生活趣味的。你看這條小徑如何？兩旁栽種上一些小花朵叢木，搭配起來，甚有意思。

雷談「心經」

(原刊於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一日《內明》第九十二期)

這大半年來，因為機緣的關係，開始接觸了一點佛經和佛學的書籍，竟然漸漸求得心境安寧。一切得失，却似乎看開了點。

佛學精深博大，慧根鈍拙如我，當然是連邊際也還沒有摸上，但即使是一瓢的淺嘗而止，也察覺出其中不可思議的妙處，所以很想向「明報」讀友們推薦其中好處。

人生擾攘，煩惱纏繞心間，其實很多時候，都是因為看不透事物「名相」；一切貪瞋癡念，由是生自我們心間，令我們困惑不堪。佛教我們參透名相，令我們從困境中超脫出來，用大智慧看世間事物，就可以來去自如，心中澄明，一塵不看，自然就安寧自在，再不受煩惱所擾。

學佛，道路很多，我自己走的道路，是先看「般若波羅蜜多心經」。「心經」勝在短，二百餘字，就包括了「大般若經」的精義。現代生活，空間太少，要看全部「大藏經」，實在不容易。但讀「心經」二百多個字，人人都抽得出時間來。五分鐘，十分鐘，想想「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；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」，或「心無罣礙，無罣礙故無有恐怖，遠離顛倒夢想」幾句話的道理，心境就會寧靜起來。

「心經」不易解。但其實釋迦早就說過不必「以聲音求我」，所以不懂解釋，對參透佛學精義，也沒有什麼障礙的，我們不刻意求解，反而不會墜入語言文字障中。

佛說，眾生皆有佛性，我們先天本來就有佛性的存在，不過只是因為生下來之後，讓一切人為法的名相，蒙蓋住了心，所以才有種種的困惑罣礙而已。看不易解的「心經」，是先來接近本來就在心中的東西，接觸多了日久有功，就會豁然而悟，內外通達，融成一片！

讀友們如果煩惱多，何不也試試這個方法，找「般若波羅蜜多心經」來一讀。

——原載七月卅日明報副刊



浪漫的月



喜歡寫山水畫，因這題材夠浪漫，可以讓我們發揮想象力，說「天馬行空」亦未嘗不可。

月的聯想，無論是「陰晴圓缺」都是充滿詩意的，我寫了這一幅大大的圓月，雖有點誇張，——誇張也是浪漫，當題上「天上一輪滿何處不清幽」之後，我更喜歡這「月圓之夜」了。

有畫友問我：「你的山水畫似乎很喜歡加上一兩個『人仔』的。有特別意思嗎？」

「有！」我說：「有兩個意思，一是可以作一個比例，讓觀畫者知道這個畫面空間大小，另一個作用，是想趁機表達一下：人，不過是大自然裡眾生的一分子，要謙和，不要自視過高。」

成功與失敗

有年輕朋友問曰：「請問如果我們想成功，要具備什麼條件呢？」

我曰：「不用想得太複雜！成功與失敗，其實都是四個字！」

「噯？四個字便夠了？哪四個字！」

我故意賣下關子曰：「係四個字呀，何止一字值千金，一字可值萬金呀！」

「快說，快說，哪四個字？」

「好，就告訴你，這四個字很簡單，它就是『自知之明』！一個人如果有『自知之明』，一定會成功；相反，沒有『自知之明』那是注定失敗了。」

「這四個字好簡單啊！」

——是好簡單！我想起鳥巢禪師對白居易說的一番話。

白居易問：「什麼是佛法大意？」

鳥巢禪師曰：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！」

這白樂天笑曰：「大師呀，你說的這話三歲孩童都會說啦，何必用來教訓我這老頭？」

禪師曰：「是的，三歲孩童都會說，但許多八十老翁也未能做到呀！」

白居易聽罷大悟！

——好一個白居易，也難怪「他是白居易」。

「自知之明」四字不也正是這樣？很多人做事往往在事前都忽略了「自知之明」四字，不好好地，實事求是地看看客觀環境，看自己的能力，却一開始便盲沖亂撞，更甚者是因為沒有「自知之明」而自以為是，這樣做起來不失敗才怪！

話是簡單的。就因為簡單而往往被忽略。

還有，簡單的說話其實是語言的錘鍊，是生活經練的累積，我們需要的是好好地去消化它而不是忽視它。

空口講白話

我們在平日裡閒談也好，對問題的認真討論也好，可不要隨便的「發表偉論」，總之也沒有經過一點思考，更提不上什麼客觀論據，對問題的看法也不過僅僅是談「一己之見」罷了。這是從個人主觀出發，更甚更甚者，——根本沒有下過一點思考，是隨意地提出自己的見解。

舉個例子，譬喻我們隨便地談到「以巴之戰」吧，他可能立即大發議論了。議論發過之後，你問曰：「有看過最近

電視上談的『以巴新聞』嗎？」他會說：「嘿，我從來不看新聞的，理鬼佢什麼以巴之戰！」

你看，連新聞也不去了解一下便來個「論說滔滔」，這叫什麼？

——這叫做「空口講白話」！

有些人行看問題、談問題都會這樣！

如果僅是「看」與「談」還好，充其量是「空口講白話」，最怕是連行動起來也都是這樣，結果會怎樣，不用說了。



平靜

如果我們平日能抽一點「心情」，漫步山林之間，或者市區內一些有樹木的小地方，細細地看多幾眼，你發覺不少樹木的生長形態真是千變萬化，甚有奇趣，你也想像不到的。所以有不少喜歡寫生的畫友特別喜歡畫樹。

難得的，在這「石屎森林」裡我們會看到一些生長得像一位「斯文」、「平靜」、「淡雅」的人。

你看看這棵如何？它的形態我最少感受到平靜。

盂蘭盛會

今年維多利亞公園特別多一些「特別盛會」，譬如今期向大家介紹的「盂蘭文化節」。盂蘭盛會而用到「文化節」三字，該有些歷史性內客可看了吧？

事實上，盂蘭活動在香港也是由來已久，特別是潮籍人士，他們對這項活動尤為重視。盂蘭活動不但是拜祭先人，其實這是一項冥陽兩利的活動。大半個世紀之前，一般香港人的生活也是清清淡淡的，因此盂蘭節派米便是不少市民所期待的一項活動。

今年一部電影：「九龍城寨之圍城」，大收特收，是香港電影票房的三甲了。也趁着這股熱潮，今年在維園舉行的「盂蘭文化節」也用上了。我們看到幾幅照片，都是紀錄了九龍城寨居民盂蘭節遊行的場面，當年真是很熱鬧。還有，請你細看，遊行隊伍後的城寨房屋，很多招牌都寫上「牙科」的。香港治牙貴，而當年九龍城寨既是「三不管」之地，也就「廉價醫牙」成行成市了，這是上世紀的香港一景。



圖中這些摺紙，也是盂蘭盛會一個工藝特色。

盂蘭盛會，如果探本尋源地追溯起來，則可以見到宋代已出現了，即是說此盛會最少也有近千年歷史。

上世紀四、五十年代，即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，不少經過戰亂的內地人也來香港找生活，加上本地人，大家都是窮困的，生活清淡。其中潮籍人士對這種窮困更有深

刻體會，所以我們常說「潮州人捱得苦」與由社會環境「迫」出來不無關係。而重要的是如何面對吧？他們在艱苦中互相扶持幫助，甚至是苦中作樂，也在困苦中不忘記對故人的懷念。盂蘭盛會就是這樣一個突出例子，兼且它的內容豐富，能夠把它作為一種「文化節」來推廣，很有意思。



這項公仔製造，潮洲人盂蘭節的擺設之一。





看劉家儀的 《藝壇斬料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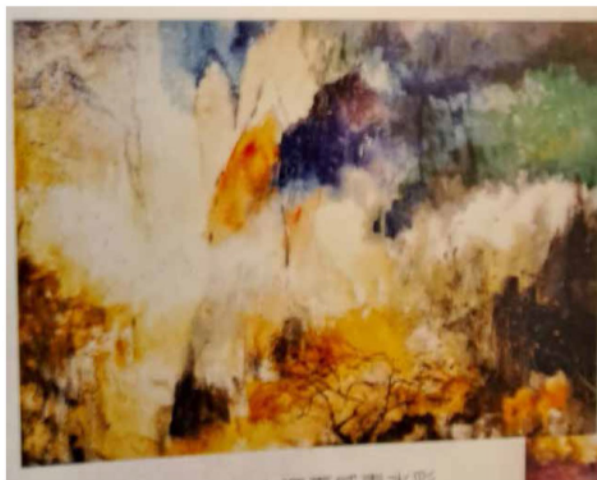
· 陳青楓 ·

香港畫壇前輩劉家儀先生最近出版了一本文集，名之為「藝壇斬料」。「斬料」兩字雖很方言地道，但却十足的傳神，而且也名副其實地，這本厚逾一寸的文集，內裡所集文章全是他幾十年來的畫壇隨筆，一點一滴的想法、見解，不作

長篇大論，這就是「斬料」。

他這份「斬料」，出版前給我看過，現在出版了，面世了，我再拿起這本「文集」來看，除了欣喜之外，還有不少感慨！

劉家儀是有心之人，他誠懇地關注着



香港畫壇的，——特別是「本土寫實畫風」方面，他不嘩眾取寵，實事求是，也不「胡吹亂捧」，我很喜歡他這點真誠。

——「真誠」兩字很重要，至於觀點角度，又或者說所謂「深度」吧？那是另一個問題。重要的就是「真誠」兩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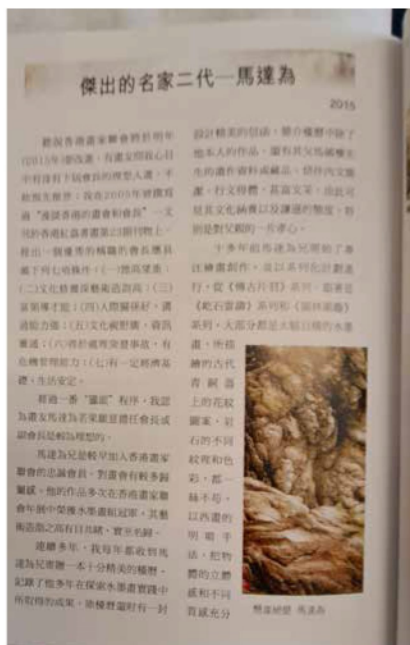
本書除了充滿真誠之外，還有好幾方面可加以注意的——

一本「文集」不僅是文集，它是圖文並茂，圖片很多，也不是拿自己的作品胡吹亂說，不少圖片是香港畫壇人與人之間交往的紀錄，可以作為香港畫壇歷史的一點補充。

另一方面，劉家儀文筆流暢，文章讀起來，很順，像輕輕的清溪流水，不會像某些以「大家自居」者在大發「偉論」。這點便很可愛。

這本圖文並茂的「斬料」，對我來說更有「無比親切」，原因是書中介紹的書畫友，很多都是我認識的，甚至是頗有交情的，如蕭滋、梁蔭本等，讓我一邊看一邊聯想起往事；馬達為兄更不用說了，劉家儀大兄對他的認同欣賞，我完全同意。

——這是一本值得沖一壺好茶來慢慢細閱品嚐的好書。





雲與云

如果從現代簡化漢字來寫，「雲」，寫作「云」的。但這個「云」字，在古代也有另外一個意思，即是「說」，「我曰」這個「曰」字，也是說，所以，寫「我曰」、「我云」，皆是「我說」的意思了。在今天科技下，字盤裡的「繁轉簡」分分鐘會把「云」轉為「雲」，於是「我云」，變了「我雲」，那真是「不知所云」。

簡化字「雲」寫作「云」，其實也不是「空降」而來，原來在甲骨文年代這個「雲」字從象形中寫出來便像一個「云」字的——沒有上方的「雨」字部。所以說，這個簡化字還是從有根據而來。

我們對創造文字的先祖讚不絕口，原因就是他們實在很有智慧，且具有科學頭腦，我們都曉得，天空上的雲往往凝聚著雨水，因此「雲」字的結構，上方寫一個「雨」字，那就很有意思，很有道理。

「雨」字結構

我們常說：「方塊字」是從象形中來。方塊字是象形字，基本上是沒錯的。雖然也有例外，譬如「象意」等等，也有借用「音」意的。

好，讓我們繼續看看創造字的有趣象形。

與「雲」字關連重大的「雨」字，也是有趣的象形，甲骨文年代這個「雨」字，就寫得好像下雨點，其實到了現在定了型的「雨」字，中間的四點，也還是重點地象徵水的，是水點，也是雨點。

字，到底是以筆劃作為主要結構，一橫一豎、一勾一勒這些結構，除了要照顧象形之外，還得簡約地運用筆墨！「雨」字上方這一橫便是象徵天空，而「冂」這個符號也為了表示天空的大範圍，——在大大的天空下設「點」，不就是表示雨天嗎？所以我們真是不得不佩服造字者有大智慧。